

文
心
雕
龍

上海文瑞樓印行

文心雕龍卷八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昀 評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

異字是朱子傳詩謂有不取義之興未為知言

託字是

從字疑誤

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計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

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

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

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

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

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王本作以方志固

以上平論與
比以下言與
亡而比傳○
興義亦不全
亡但詩中偶
用賦頌無間
耳
以下暢發比
義
非特興義銷
亡即比體亦
與三百篇中
之比差別大
抵是賦中之
比循聲逐影
擬諸形容如
鶴鳴之陳誨
鳩鴉之諷論
也

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紕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元作璽抽按水，賦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

亦有太切轉
成滯相者言
不一端要各
有當文無定
體要歸於是

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李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元作鶴類鶩。則無所取焉。
謝改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

雜詠歌如之。渙

六義詩見明毛公漢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關雎詩小序關雎

尸鳩詩小序鵲巢夫人居有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鷲鳥詩

別注擊本亦作鷲而有金錫見衛風珪璋見大雅螟蛉見小雅

法言螟蛉之子瑋而逢螺贏視蜩蟬見大雅澣衣見邶風席卷子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蜩如舞見風太叔夸毗見大雅優柔溫潤至寢

上如雪見曹風如舞見風太叔夸毗見大雅優柔溫潤至寢

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安仁螢賦潘岳螢火賦

之畜子也父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安仁螢賦潘岳螢火賦

流金之在沙李鷹雜詩張翰雜詩青條若刻鵠類鶩子書效伯

岳字安仁李鷹雜詩張翰雜詩青條若刻鵠類鶩子書效伯

先以六經說
入分兩層鈎
剔語自斟酌
非劉子元感
經之比

高不得猶為謹厚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胡越孔叢子胡越之相救如左右手
肝膽莊子自其異者視必敢季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
行鬼神避之
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
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
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
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
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
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
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

不驗當作可
驗

昌黎詩句多
如此
文質相扶點
染在所不免
若字字撫實
有同史筆實
有難於措筆
之時彥和不

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

之盛飛廉與鷦鷯按本賦作蕉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

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

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枝獵鞭宓妃

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

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其下有

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

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

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

辭入煒燿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

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

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論也

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高高

天雅嵩高維容舫國風誰謂河千億天雅千祿百子遺小雅

周餘黎民滔天堯典湯湯洪浩滔天漂杵武成前徒倒戈攻

靡有子遺鴉音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茶味大雅周原景差風賦楚

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奔星宛虹王林賦奔星更於飛廉焦

明也鳥身賦徑峻卦險越壑屬水椎飛廉弄獅鳳注飛廉龍雀玉

樹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注漢武故事曰鬼神甘泉賦

能自建兮半長途而下顛注言鬼魅比目西都賦投文半出比

不比海若西京賦海若神遊於元宓妃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

義必妃必義氏之神元冥左傳昧為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為水

女溺死洛水為神元冥左傳昧為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為水

水名按張衡羽獵賦文不魑魅左傳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注嗟

全無困元冥於朔野之語魑魅左傳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注嗟

峨揭業西京賦嗟峨業上林賦嗟峨寒谷劉向別錄鄒衍在

穀鄒子吹律而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鴻漸

溫至生泰也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鴻漸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

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

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肩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

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

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

事類第三十八

文卦

事類

確有此二種人

此一段言學欲博

才禀天授非人力所能為故以下專論博學

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鷗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

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六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

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据摭經史。華實布濩。因

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

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

述。邇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作方也是以屬

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

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

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

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

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澣。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

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注作裂

徒博而技練不精其取事
据呼不能約
最無當也吾
見其人矣
此一段言擇
欲精

此一段以曹
陸為鑒言用
事宜審

接人二字疑
或增人之訛
○千人萬人
自指漢時之
歌舞者不過
借陶唐葛天

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傳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
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据理一作撫須覈衆美輻
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容叱勁楚令敵盟管庫隸臣
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
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
於足睦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
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
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
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
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
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蔡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
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

點綴其事非即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誤彥和亦未詳考也

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
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戲夫山水為良
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
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巨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
人若己古來無惜

高宗易既濟九三高宗箕子易明夷六五箕子政典夏書政典曰

赦不及時盤庚遲任遲任有言曰惟漢書鵑冠楚人居深

山以鷓為冠賈誼鵑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

鳥賦中多用鷓冠子語引李斯書樹靈鯁之鼓司馬相如上林

賦建翠華之旗百官揚雅有遂初劉歆集有遂初賦按賦中拈
樹靈龜之鼓百官箴遂初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拈
撫漢藝文志拈撫謂拾取之布濩東京賦聲教布濩自奏不學揚雄

注拈撫謂拾取之
注東京賦聲教布濩
答劉

歌書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
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絲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

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孤腋子千金之裘雞蹠淮南子善學
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食雞必食其蹠劉劭魏志劉劭字孔才嘗敵血毛遂事見管庫
數千而後足

隸臣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鼓缶簡相如傳
差傳與臣隸隸注謂隸屬於史也

王會渑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娛
樂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大王

矣於是秦王不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大王
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寸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運關天子五寸之闊能
淮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左傳齊則鮑章孔子曰鮑莊子庇根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焉

石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文梓雲越春秋越王
此不材之木也嵇康琴賦匠石奮斤

生神木一雙陽為無惜左傳不與於會亦無惜
文梓陰為榷柟

練字第三十九

心隸毫 卷八 練字

胸富卷軸觸
手紛綸自然
瑰麗方為巨
作若尋檢而
成格格然着
於向中耿同
鑲嵌則不如
竟用易字文
之工拙原不
在字之奇否
沈休文三易
之說未可非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韜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張本有童子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朱改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踈，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

也若才本庸
淺而務於炫
博以文拙則
風更下矣

鳴字不談

六經之文有

三尺童子皆

知者有師儒

宿老所未習

者豈有一定

之難易哉緣

於世所共曉

與共廢耳

此論當知

此則無甚闕
係

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

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

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

元作慕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

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膀該舊而知

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

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

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

愚公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編

心惡凶叟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

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鈕為瑕如

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

心雅 練字

富於二句甘
苦之言

復字病小累
每病大故寧

相犯
此尤無關係

此補出承訛
一層為明知

而愛奇故用
者言今人文

字動稱夏五
月為夏五亦

淮雨之類矣

騷元作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

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元作默朱改而篇閤善

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

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

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

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

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

而新異傅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

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

畫昭精墨采騰奮

鬼哭粟飛

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官治民察

見徵聖篇輜軒風俗

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秘府

六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

諧吏師

秦始皇本紀若欲有聲吏師學法令以史為師

刪籀造隸

漢藝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

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

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書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

馬字缺畫

萬石君傳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

慎雖他相如譔篇

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張敞傳業蒼頡多古

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

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古亦有雅材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

小學者揚雄纂訓漢藝文志元始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百數

由杜公揚雄纂訓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百數

陸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謂乎生字是

纂大半東京賦注凡數三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為爾雅周公

記以解釋六藝者之所三接之外按三按者如張景陽雜詩洪

詩衡日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編何續紛陸

士衡日出南東隅行瑤珮結瑤璫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

接二也若賦則更有十黯黯劉向九歎望舊邦之三寫箱朴子

帝成虎三豕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生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

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

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

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汪作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文象

之變。互元作立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文。而化成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

純任自然彥
和之宗旨即
千古之定論

此轉挂漏具
隱亦不止於

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纖麗字關宛乎逸態。若

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

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孌字典無孌字應是孌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

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

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

窮。煨燂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

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

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

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比二字若百詰

詰字關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

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

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關二嗣宗

文心雜覽 卷八 隱秀

數此亦更僕難

精微之論

此秀句乃泛稱佳篇非本題之秀字此一頁詞殊不類究屬可疑嘔心吐膽似撫玉溪李賀小傳嘔出心肝語煨炭

之關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關二字彭澤之關二字上四句功

甫本闕八字一本增人疎放毫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如欲辨

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颭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

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

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

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

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謝改

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

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絲朱絲染繒深而繁

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燿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

鍊年似撫六
一詩話周朴
月煨李鍊語
稱淵明為彭
澤乃唐人語
六朝但有徵
士之稱不稱
其官也稱班
姬為匹婦亦
撫鍾嶸詩品
語此書成於
齊代不應述
梁代之說也
且隱秀之段
皆論詩而不
論文亦非此
書之體似乎
明人偽託不
如從元本缺
之

心驚耳逸響笙匏

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為書六文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

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瀾表方圓戶子水圓折者有玉古

詩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

言征客之至長城而飲其黃雀陳思王有野青松劉公幹詩亭

彭澤陶潛傳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

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

於嘉禾者即闕此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

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

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書本適有鈔補隱

秀篇全文辛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己蒼所傳

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為不學者以

意增加也

文心雕龍卷八終

嘉應廩生吳梅修校

癸巳三月以永樂大典所收舊本校勘凡

阮本所補悉無之然後知其真出偽撰

文字之瑕殊不勝指此標舉數篇以示戒毋以挂漏為疑

文心雕龍卷第九

梁 劉 勰 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昉 評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

元作降孫改

此種繁多

嘗疑韓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所謂必已出者將如何必非杜撰之比也然不杜撰恐又人

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畧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謝云當作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作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闍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

於相襲矣昌
黎謂英紹述
文從字順景
可信乎
此條無與文
章殊為汗漫

捐瑕原為巨
手言之

正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正足

元脫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乘不隻故名

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正矣足夫足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

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

辯言一作而數筌一作蹄選勇而驅閻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

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一朝可以無慚於

千載也

贊曰

羿氏仲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

章靡疾亦善之亞

管仲言管仲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陳思陳思王集武帝

靈永蟄冬至獻機頌禮玉藻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口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馬口澤

翔翔萬域聖體浮輕

之氣存如疑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其往也如慕

馬爾也方罪李斯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金子鹿岳日影而寧僭無濫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

彈琴不幸而濫不類左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

過寧僭無濫不類左傳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大夫

弓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盜謂陽肱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中黃育獲季善文選注尸左

緘滕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中黃育獲季善文選注尸左

王曰為井牧之力而右搏虎戰國策范睢說秦井賦足馬周禮小

上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十為通應劭釋匹應劭風俗通或曰

通為匹馬疏三十家出馬一匹應劭釋匹馬應劭風俗通或曰

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

一足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為匹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

副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馬儷鄭風太叔于田兩

單為足左傳匹夫無罪注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

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匹夫匹婦絕如馬配義爾雅釋

之亡其匹也可證訓足之義正與匹夫匹婦絕如馬配義爾雅釋

也疏匹者
配合也
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
不敗駕穀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志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多謝郭象莊子注
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多謝郭象莊子注
為兄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克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緝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

學宜苦而行
文須樂
志當作至

此非惟養氣
實亦涵養文
機神思篇虛
靜之說可以
參觀彼疲困
蹂擾之餘

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滙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一作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壬置硯以綜述。元作敬孫無撓改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刀

有清思逸致哉

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鑿。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

性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

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長艾十曰艾慙鳧企鶴莊子鳧脰雖短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雖長斷尾問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若大於海萬川歸之不之則悲尾問知何時止而不盈尾問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注尾問東置硯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懷筆曹褒

海川名置硯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懷筆傳褒

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相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

適之用思困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錐股戰

策蘇秦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驅齡伐性王充効力篇

說舉鼎不任絕脈之變王莽之文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

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即後來所謂章法也此三行可節

此為命意布局時言

弟子郭路夜定蓋說死於燭心覆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下精思不在絕脈氣滅也

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節宣左傳節賈餘左傳齊高固曰欲

腠理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胎息漢武內傳王真習開

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以

鼻口嘘吸如在胎之中宋史藝文志有卧龍隱者胎息歌一卷

水停莊子水靜則精爽左傳心之精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

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最學文。宜正體

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

品藻元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凡大

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

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傾置之乖。

此所謂有句
無篇

此為行文時
言

豆之合黃未
詳俟考

羣言雖多。而無芴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誦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多。汪作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按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一作文飾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俛寬更

卷九
附會

此言收束亦不可為詩家以結句為難即是此意

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

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

詘寸

父子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

而大直聖人為之

率故多尤

文賦或率尤事賊之賊也

偏枯

呂氏春秋悼魯公孫悼

曰我固能治偏枯

懸識

扁鵲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總轡

家語善御馬者

正身以總轡

同音

賈誼傳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

此篇文有訛
誤語多難解
郭象云自不
害其宏旨皆
可畏之
此一段辨明
文筆其言汗
漫未喻其命
意之本

歎奇

寬寬傳張湯為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

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稱善
世說司馬景王命書

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如樂
左傳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作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

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

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示還攻其楯

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

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

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人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疑有經以典

與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

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匪窮元作躬知言之選難

文心雕龍 卷九 總術 六

此一段剖析
得失疑似分
明然與前後
二段不甚相
屬亦未喻其
意

大旨主於意
在筆先以注
駁題

四者兼之為
難可視可聽
而不可味尤
不堪嗅者品

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
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勘，博者該贍，元作無朱
改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復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
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
櫛，衍字栲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
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
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源，制勝
文苑哉？是以執術駁篇，似善奕之窮數，棄元作策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
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
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
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

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夫驥足雖駿繆元作纏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
 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
 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

無定契理有恒存

曲盡受賦序他目殆九變漢武帝詔詩云九玉石老子法本不

落落窈窕左傳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魏

文魏文帝典論論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疆而

雖在父兄不盤根虞詡傳不遇盤根錯博塞許慎說文博局戲

塞又行棋相塞儻來命也物之儻來寄也縷牽戰國策段干越謂韓

塞曰博塞儻來命也物之儻來寄也縷牽

文運升降總
萃此篇今學
子讀畢五經
史漢後以此
等文進之勝
於多讀八家
文也
此評謬陋

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三十之輻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策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

談天飛譽，騶爽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暉燿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燕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元作玉屑之譚，元作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警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

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

於是乎在。自辰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

誅。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傷度改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

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

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張改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

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

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

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

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

故楊賜號為驩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

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

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
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元作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
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
積亂離風哀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
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
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
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
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
綴疏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
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元作孫從
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

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

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東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

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

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

微言精理。何本改孟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

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

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邇。而辭意

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

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

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脫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

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

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

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

闕當代不言
非惟未經論
定實亦有所
避於恩怨之
間

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

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景祚今聖庥方興文思光元

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

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

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

古雖遠曠注作陵焉如面

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

於我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

順帝薰風詩見明爛雲見通猗歟鄭康成詩講湯受命定天下後

命則為宋公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周南詩小字闕雖麟趾之化王南者之風

風詩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命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

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

事至若之功以此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

幽公之事故別其詩幽厲詩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

以為幽國變風馬幽厲傷周室大瓌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平王詩註疏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不能復雅下列

故作是詩也宗廟宮室盡為未黍閔周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

宗周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

五蠹六虱見諸莊衢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

康莊之衢高門蘭臺見夸飾篇荀卿荀卿傳卿適楚令稷下孟

大屋尊寵之蘭臺景差注荀卿荀卿傳卿適楚令稷下孟

傳自鄒行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

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談天雕龍見諸燔書秦始皇本紀李斯

士集於稷門之下也談天雕龍子篇燔書秦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戲儒鄭

詣守尉雜燒之合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日可戲儒鄭

其傳騎士曰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禮律草創漢禮樂志漢興撥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禮律草創漢禮樂志漢興撥

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通終律歷志漢
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項

麻比於大風府篇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

六麻於大風府篇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

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戚夫何雖有增綴尚安所施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

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綴尚安所施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

帝太子也贊曰周云賈誼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

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賈誼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

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鄒枚前枚乘

天子後亦跡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鄒枚前枚乘

傳景帝召拜乘為宏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孝武漢武初

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孝武漢武初

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馬柏梁詩見明金堤漢武既封

可述後嗣得道洪業而有三代之風柏梁詩見明金堤漢武既封

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金堤漢武既封

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成溢金堤漢武既封

輪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鼎食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

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路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對策見議

太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對策見議

奏見附會篇負薪朱買臣傳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

數奇注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賣以給食拜會稽

子何滌器

如子何滌器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卭畫賣車騎買酒

下郊迎縣令後為中郎將至蜀人以為寵壽王吾印壽王傳年少

後為光祿嚴嚴安傳安臨蕃人以為寵終終軍傳軍少好學以辯

大夫侍中嚴丞相史書為騎馬不通經術笑類俳倡為賦頌

帝異其文拜為枚臯好媠戲以故得媒躋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昭少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宣皇帝武帝曾孫

嚴助等得尊官昭少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宣皇帝武帝曾孫

戾太子孫也昭帝崩微昌邑王石渠見論雕篆賦見綺穀

淫亂大臣請廢迎帝即位元時生民間宣皇帝即位立為太子莊大柔仁

底祿左傳叔向曰元時生民間宣皇帝即位立為太子莊大柔仁

好儒宣帝崩太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金馬滑稽傳東方

子即皇帝位成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金馬哀平漢哀帝紀

於俗避世千首賦見證六藝有六藝畧詳諸子篇哀平漢哀帝紀

金馬門千首賦見證六藝有六藝畧詳諸子篇哀平漢哀帝紀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無子立為皇太子成帝崩即皇

帝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即皇

皇帝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圖識見正免刑後漢

位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圖識見正免刑後漢

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參奏班彪傳彪

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參奏為河西大

將軍實融畫策事漢及融微還京師光武問曰明帝後漢明帝

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召見拜徐令明帝紀考明皇

帝諱莊光武壁堂躬養三老五更於壁雍禮畢上自為下說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虎觀見論國史述漢注傳篇給札

士園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虎觀見論國史述漢注傳篇給札

賈逵傳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問逵對曰此東平後漢東平

少好經書雅有智思上光沛王見正安和順桓皇漢帝紀考和

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沛王見正安和順桓皇漢帝紀考和

第四子也孝安皇帝諱祐肅宗孫也孝順皇帝班固傳毅三崔

諱保安帝之子也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班固傳毅三崔

駟瑗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俱靈帝後漢靈帝紀考靈皇帝諱宏

實自造義皇篇五十帝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

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

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

閣里小事邕上封事曰連偶俗語有類俳優賜傳虹蜺畫降

嘉德殿前賜書對曰鴻都門下招獻帝後漢獻帝紀考獻皇帝

會羣小如驩兜共王更相薦說獻帝後漢獻帝紀考獻皇帝

陳留王董卓立之建安二十五年蓬轉西征賦飄洋魏武

禪于魏贊曰獻主不辰身播國屯蓬轉西征賦飄洋魏武

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舉孝廉為文帝魏志文帝諱丕字

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文帝魏志文帝諱丕字

子桓武帝太子也建

子桓武帝太子也建

子桓武帝太子也建

子桓武帝太子也建

子桓武帝太子也建

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受漢禪即皇帝位為魏陳思魏志

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為魏體貌賈誼傳

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爵臺新成太祖甚異之體貌賈誼傳

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體貌賈誼傳

臣注體貌謂加俊才雲蒸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理元瑜于叔

禮容而敬之俱為太祖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為丞相曹屬王簿

梗概按文選東京賦注云不織密則是大概之意此處運用各

毛怨成梗概是明帝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崇文觀魏志

直作感概用也明帝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崇文觀魏志

明帝四年置崇文觀之何晏劉劭俱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

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何晏劉劭俱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

大濟所弒之為正始餘風世說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數日正始

永嘉之中復嵇康阮籍應場繆襲俱晉宣景文武懷愍晉書司

仲

魏

皇

十

孝

帝

遇

害

犬

臣

立

之

在

位

四

年

為

劉

曜

執

歸

秦

王懷綴旒公羊傳然

帝諒皇帝諱勣武帝第二

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弟在位六年為劉曜執歸

皇帝昭子尖字安世受魏禪諡武皇帝懷皇帝諱熾武帝第二

魏為大將軍追諡景皇帝師弟昭字子上仕魏封晉王追諡文

仲達仕魏為太尉武帝即位追諡宣皇帝懿長子師字元仕

聞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應場繆襲俱晉宣景文武懷愍晉書司

永嘉之中復嵇康阮籍應場繆襲俱晉宣景文武懷愍晉書司

大濟所弒之為正始餘風世說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數日正始

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何晏劉劭俱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

明帝四年置崇文觀之何晏劉劭俱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

直作感概用也明帝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崇文觀魏志

毛怨成梗概是明帝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崇文觀魏志

梗概按文選東京賦注云不織密則是大概之意此處運用各

禮容而敬之俱為太祖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為丞相曹屬王簿

臣注體貌謂加俊才雲蒸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理元瑜于叔

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體貌賈誼傳

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爵臺新成太祖甚異之體貌賈誼傳

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為魏體貌賈誼傳

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受漢禪即皇帝位為魏陳思魏志

言為下所執持東
西耳贊亦作綴
文才實盛
茂先太冲應璩傅咸張載張協張

苑傳應貞字吉甫璩之子也善談論
才學稱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聯璧
夏侯湛傳湛幼有

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二俊
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

其名如舊相識曰伐
吳之役利獲二俊
元皇
晉元帝紀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瑯

劉
善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
刁
刁協傳協字元亮久在中朝

稟於
明帝
晉明帝紀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
庾
庾亮

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温嶠俱為太
温
温嶠傳嶠字太真明帝即

子布衣之好明帝即位拜中書監
温
温嶠傳嶠字太真明帝即

參
成康穆哀
晉書成皇帝諱岳字世根閔帝長子也在位十七
年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在位七年
哀
簡文
晉簡文帝諱

皇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帝少有風儀善容止
孝武
安恭
晉書

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年安帝諱德宗孝
武帝長子也在位二十年恭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劉裕廢
安帝立之在位
袁殷孫于
袁宏孫盛于實俱見前殷仲文傳仲
二年禪於宋
袁殷孫于
文少有才藻桓元將為亂使總領詔

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元九錫仲文之辭也柱下法王輪經老子在周漆園史記莊子

名周嘗為武帝文帝孝武明帝宋書武帝禪文是帝諱義隆武

帝第三子也檀道濟廢營陽王立之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十

子也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元凶劼即位明皇帝諱或文帝第十

帝被弑大臣迎立之廢王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

無不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袁宋書袁淑博涉多

王鑠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袁宋書袁淑博涉多

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凶將

為弑逆淑諫見害淑兄湛湛凡子顛顛從弟燾並有名龍章

世說顧彥先八音之顏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

琴瑟王色之龍章顏延之傳俱以詞彩齊名江左稱顏謝焉

謝謝靈運傳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史臣自爰逮

前秀垂鳳采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

土繼響窟岩龍潛鳳何范張沈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

采之賢注者志歸矣何范張沈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

志年友謂所親曰項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

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

不能已范雲傳雲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張邵傳論

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咸前則云

數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倣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
 始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
 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沈皇齊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字
 約博通羣籍能屬文禪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蹟廟號世祖文惠太
 子蕭長懋追尊為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中
 宗高貳離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環流鵠冠子物極則
 祖手正象曰明兩作離

文心雕龍卷九終

時序

十四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心雕龍卷第十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昫評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於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

隨物宛轉與
心徘徊八字
極盡流連之
趣會此方無
死句

此病易犯近體尤忌之

此刻畫之病六朝多有

陳子昂謂齊梁間彩麗競

繁而寄興都絕正坐此也

入微之論化臭腐為神

奇秘妙盡此此脫化之法

天下事那件不從忙裡錯

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嗜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
 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
 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
 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
 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
 莖。几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
 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
 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
 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
 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
 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
 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

過文亦然矣
 四語尤精凡
 流傳佳句都
 是有音無意
 之中偶然得
 一二語都無
 累積連篇苦
 心力造之事
 拖此一尾烟
 波不盡
 諸贊之中此
 為第一政因
 題目佳耳

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
 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由林皋壤實文思
 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
 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
 往似贈興來如答

元駒天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螳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法言吾見元駒之步丹鳥夏小

月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古今注螢一名丹鳥一名夜光獻歲楚辭招魂

兮滔滔楚辭九章兮滔滔孟夏兮滔滔天高木王九辯霰雪楚辭九章霰雪

一葉淮南子見一葉落灼灼詩周召桃之夭依依詩小雅昔我

依杲杲詩衛風其雨其漉漉詩小雅雨雪漉漉嗒嗒詩周南黃鳥

物色

時序篇總論
其世才畧篇
容論其人

上下百家體
大而思精真
文圖之巨觀

木其鳴 啾啾（詩召南） 啾日（詩王風） 謂子不 嗟星（詩周南） 嗟彼

東參差（詩周南） 參沃若（詩衛風） 其魚貫（易剝卦） 六五貫魚麗則

麗淫（賦） 篇棠華（詩小雅） 裳裳者 秋蘭（楚辭九歌） 秋蘭兮

才畧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畧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

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

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

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

綉錦之肆（元作教） 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良

（元作襄） 曹改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

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

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傳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良馬。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疑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

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

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崔傳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充賦

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臃。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登高吐

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

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

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

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為筆。禰

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

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後才而不課學。雄

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

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

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

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揚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疑作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

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

奏世執剛中並楨

汪作枕

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芻也成公子安選

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

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

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

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

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大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

也孫盛于寶

元作子寶

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

彩畧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

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

疑作秋

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

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

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

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

曰紛雜皎然可品。

六德

書臯陶謨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八音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吉甫

詩大雅：吉甫，猷也。

書序：湯歸自夏，至伊訓。

伊訓

書序：成湯既殁，太甲

吉甫

詩大雅：吉甫，猷也。

甫作

為教

左傳：隨武子曰：為教而備能用典矣。為教即為艾獵孫叔

隨會

左傳：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曰：武

子歸而講求典禮。

趙衰

左傳：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偃不

賦：六月，稂曰：君稱所以佐天。

國僑

左傳：子產之為政也，擇能而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樂毅。

獨莒即墨未服昭王死惠王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惠

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荀况史記索隱荀卿名逐西降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荀况况史記索隱荀卿名

而號為卿也荀子飛兔呂氏春秋飛兔騷猗頓水經注孔鮒曰

蠶歲等賦見荀子飛兔哀古之駿馬也猗頓猗頓魯之窮士

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富五特於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論衡拔桓君

山之書富於宋宏稱薦宋宏傳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積猗頓之財宋宏稱薦桓譚才學洽聞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集靈藝文類聚有桓顯志馮衍傳行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譚集靈宮賦顯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

者言元妙之思也蚌病淮南子明月之珠螺二班彪劉向

王命見論新序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崔駰後漢書崔駰博學

游太學與班固博毅同時齊名子瑗銳志好學盡能傳其李尤

父業瑗子實少沈靜好典籍傳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李尤

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言有著述晉中興書

李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

在和帝時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沈臆左傳

遠仕明帝時馬融任桓時以序觀之乃李尤無疑沈臆成公

六年獻子曰民愁則墊隘垂翼易明夷卦初九明枚乘遺術謂

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垂翼夷于飛垂其翼枚乘遺術逸

與延壽猶乘之於臯而趙壹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為鄉黨

得免乃為窮鳥賦以謝恩又憤七子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

陽王祭仲宣北海徐幹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陳琳孔璋山

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

騄于千里仰丁儀邯鄲魏志自穎川郡鄆淳繁欽陳留路粹沛

齊足而並馳劉劭注見事休璉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

有文采而不在劉劭類篇休璉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

此七人之例以才聞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

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

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恠愕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

也樂府廣題百者數之何晏晏字平叔有景福殿

始上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何晏賦文選注魏明帝將

東巡恐夏熱故於許昌作殿名曰嵇康嵇康傳康以為神仙稟

景福既成命賦之平叔遂有此作

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

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籍在晉文代常慮韓非非著說難儲說

禍患故發此詠耳

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

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

窺深世說孫興公云潘文

世執成元

剛中易蒙卦象剛中而應

具體按湛作周詩昆弟誥正如謝公

師卦象剛中而應

師卦象剛中而應

免儉狹者也。盧謏（盧謏傳）劉琨敗喪，謏抗表，理琨文旨甚切。謏才南

郊（郭璞傳）璞博學有奇才，辭賦為中。西京（光武都洛陽，長安在

遂以前漢為西京。鄴都（文選）魏曹操都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

後漢為東都也。鄴都（文選）魏曹操都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音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

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

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

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

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

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

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誥東方朔，於是桓

確有此三種

此似是而非之見雖相賞識亦非知音

又進一層

千古癡結數言洞見

扼要之論探出知音之本

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鑿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麇。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恠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詆。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

此一段說到
音本易知乃
彌覺知音不
逢之可傷

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
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
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
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
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
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
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
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
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
亦國華。翫澤王作懌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鑿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

有此律不謬蹊徑

日進遙聞

鬼谷子內捷篇而御遙聞聲而相進前儲說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

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子虛見

因急攻韓韓迺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

辭篇上嗤毅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林注不能論才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

自休也若丁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

為也定吾文者耶吾嘗數此達言以為美談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

而好詆訶文章倚據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

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樓護漢游狹傳樓護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

者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宜學乎是醬揚雄傳著太元法

辭其父學經傳為吏數年甚得名譽麟見史傳篇雉鳳尹

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子楚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尹文子魏之田父得

和音

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野燕礫石闕子宋之愚人得燕

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於野燕礫石於梧臺之東歸而

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觀焉東向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琴

表其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

鼓琴洋洋折揚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考則嗑然而笑

也乎若流水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十人是以其曲異采屈平九章文質疏肉春臺老子衆人熙熙

餽老子樂與國香左傳鄭文公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牖

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

人之衍之字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

貫吁可悲矣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

此亦有激之
諉不為典要

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詔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汪作恨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諫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

此種亦純是
客氣觀此一
篇彦和亦發
憤而著書者
○觀時序篇
此書蓋成於
齊永彥和入
梁乃仕故鬱
鬱乃爾耶

此篇於文外
補修行立功
制作之體乃
更完密

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
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
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
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
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元作悉龔仲和改以彪外。
榘枘其質。豫章其幹。擣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賢龔改重必在任棟梁。
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
無華身。亦有光國。

梓材書梓林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韋誕文宣傷於肥鵝

僕端之子魚麥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對曰仲宣傷於肥鵝

竊妻受金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亡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其後嗜酒揚雄傳雄家素貧嗜酒

遊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

冠心專耕耘杜篤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班

固班固傳大將軍實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實

之馬融馬融傳融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

識能匡欲文舉孔融傳融字文舉負其高氣志在正平後漢文

者鮮矣文舉靖難而才疎意廣後為曹操所殺正平後漢文

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恂恂廣韻恂恂詭譎晉愍帝太子傳

詐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潘岳作書草若禱神

以文有如太子素意固醉而書之令少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

子依而寫之傾仄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郭郭彰傳彰與

賈充素相親遇賈后專朝彰與參詈臺傳元傳元轉司隸校尉

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謂者以宏訓宮為殿內

制元位在卿下元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訟府

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

孫楚傳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兵誦毀時政楚亦抗

表自理紛管仲盜竊說苑鄒子曰管仲也吳起吳起傳起聞魏文

紘經年管仲盜竊說苑鄒子曰管仲也吳起吳起傳起聞魏文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讒陳平陳丞相世家絳

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止歸楚歸楚不中又

止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賈誼傳絳灌東孔光漢佞幸傳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注絳灌周勃灌嬰也

光為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
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
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
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
王戎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
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千鄒枚鄒陽傳吳
端為司隸所糾帝雖不問然為清慎者所鄙

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
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此全書之總序古人之序皆在後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古本尚斑斑可考

惟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嘗
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詔東觀讀所未嘗
見徐幹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書之業辭義典敬姜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敬
姜歎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敦書左傳晉侯蒐
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敦書於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卻鞅可臣亟孫武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見吳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孫武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見吳
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弼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
小試勒兵乎對曰可以弼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
也彪注弼滿梗柎陸賈新語梗柎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則
也彪文也梗柎為大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

一本上用之焉元脫按廣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駟萌之羣

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行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

文心雜卷十序志

讀歐陽子送
徐無黨序文
與然自失矣

全書對針此
數語立言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
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
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
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
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
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
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
人愛竒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
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
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一作魏文述
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

功字是

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

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

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

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

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

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

筆。則汪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

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擣神

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怛悵元作

怡暢王性擬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

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

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一作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平允之見如此乃可以著書亦如此其書乃傳

結處自負不淺洗字是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一作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肩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響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元脫許補茫茫在代既沈一作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涓子

文選注涓子齊人好解術隱於宕山著琴心三篇

王孫

漢藝文志王孫子一篇一日巧心

雕龍見

子篇

騰聲

封禪文斐英聲騰茂實

飾羽

見徵聖篇

魏文

魏文帝集有典論論文論方術

陳思

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應場應場集有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

文賦

陸機集有文賦

流別

見頌讚篇

翰林

隋經籍志李充撰晉書

翰林論

三卷晉著作郎李充字宏度江夏人

論

雜文

歷官大著作

二百四十首

行於世

傳中不言

有翰林論

而玉海引

翰林論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云宏

毛目

子華子

毛舉其目

尚不勝為數也

餅管

左傳

挈餅之智

注

喻小智也

天

天

天

乾隆辛卯八月初六日閱畢曉嵐記

文心雕龍卷第十終

文心雕龍

卷十

序志

三

右文心雕龍十卷黃崑圃侍郎本紀文達公所評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末刻於常熟凡六本此為黃侍郎手校而門下客補注時侍郎官山東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尋自悔也今按文達舉正凡二十餘事其稱引參錯者不與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道光癸巳冬

宮保盧涿州夫子命余校刻史通削繁既訖復刊此本

史通通釋舉例云書皆舉

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稱某公某年漢書則稱某紀某傳之類例至善也而注或云漢書本傳而不稱名或云漢某人傳而不稱書或云漢書而不舉某紀某傳未免矛盾余改歸畫一其文下釋語按語皆八股家數驟從芟汰惟注下按語有攷證者存之文心雕龍注其參錯處與史通注同然已經文達駁正當悉用原文矣昔黃魯直謂論文則文心雕龍論史則史通學者

不可不讀余謂文達之論二書尤不可不讀或曰文達辨體例甚嚴刪改故籍批點文字皆明人之陋習文達固常訶之是書得無自戾與余曰此正文達之所以辨體例也學者苟得其意則是書之自戾可無議也雖然必有文達之識而後可以無議也夫嘉應吳蘭修跋